



同治戊辰新鐫

鐵經珊瑚三集

霽月山房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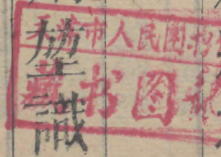
文無恒軌美善爲難其經史則
根抵不深非性靈則鈔裁無法
使荒其經史而徒事剽竊不失
之抱卽失之膚窒其性靈而競
尙塗飾不失之浮卽失之拙而
欲自出機杼翻陳出新革鈔胥
之弊免牙慧之譏夏其難無珊
瑚三集吾湖諸同人熟課之作
也其文融會經史發揮性靈文
采旣麗裁製亦工豁目爽心如
披雲錦初學者苟能奉爲金針
醞釀久而根抵自深揣摩熟而

鎔裁有法神明規矩進而益上
拋紵奪錦黼黻休明有可揅券
者豈徒跨鋪繡之麗雕續之工
哉是爲序

道光己酉春鹿仙張炳堃識

鐵網珊瑚三集序

二



265056

目錄方

王成瑞

困

高崑源

子曰父母

江龍瑞

曾是

沈寅清

於於利

錢鎮奎

以其兄之子

王家梓

過我

葉宗漢

何如其知

令尹

葉宗漢

鐵網珊瑚三集目錄

孰謂微生高

沈寅清

子曰雍之言

沈春林 梅鄉

子華使於其

其母

徐達璋

冉子與之

輕裘

謝蔭照

則日月

錢耀奎

然後君子

方金泰

不啟不悱

沈璞

惟我

王銘新

好謀而成

之上

張桂清

七

子曰文

以多

欲器

不舍書

然後知松

小子鳴鼓

雖賞之

兄弟也子

鐵網珊瑚三集目錄

有恥名已章

君子易事

能勿誨乎

孟公綽

齊桓公正

及席

則禮樂征伐

沈春煦

張桂清

江鳴瑞

徐元陞

葉宗漢

戴啟颺

錢掄奎

高崧源

方金泰

二

方金泰

吳福焯

沈齊林

沈相輝

徐元陞

高崧源

王大銓



多識於鳥

樞卿 嚴 鈔節用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

徐元陞

無求備於 伯瑋

俞思源原水

而近思仁

葉宗漢

其不改父 之政

沈相輝

學庸

而不如鳥 穆穆

毛乾學健整

素隱

鍾鼎勳琴齋

所以勸親 任使

沈相輝

鐵網珊瑚三集目錄

三

及其無窮也日月

沈汝良讓友

天之所以為天也

錢鎮奎

凡有血

倪承杰蒼鶴

不言而信 有爭

張鴻鈺義門

孟子

七百里南

周 炳乙仙

天時

方金泰

而獨於富貴之中

嚴 鈔

其始

何炳昆

許子必織布

陸成勳

漢排淮

錢鎮奎

出疆

吳源熙

如彼去

孫同春

則盡富貴也

俞協鏞

太甲

沈汝賢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謝學熙

不素餐兮

餐兮

鍾鼎黜

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

江雲瑞

鐵網珊瑚三集目錄

四

人莫大焉

沈光照

孟子曰有人曰

沈瑛

自遠方

來丁所以之在別
正成瑞

方極其遠可為朋游所自焉夫果在遠方則不得為朋矣而曰有

焉知遠方固特其所自焉耳嘗讀禮曰博學無方北言學之不一

其方也顧不一其方者修士之程途無盡而各一其方者生人之

疆域攸分則問道所由已非復近在咫尺矣知學至有朋則是宮

牆美富之地朋既儼在何方矣然此其誦讀之方而非其生長之

方也以朋固本有其方也則是戶庭密邇之區朋且儼有定方矣

然此其薈萃之方而非其故處之方也以朋又各有其方也木有

其方則不容忽忽忘所自矣各有其方則不妨一一叩所自矣使

鐵網珊瑚三集

其方面不過一鄉之隔也或不過一邑之隔也則方域雖殊猶曰

地當接壤耳茲之所自夫豈止一鄉一邑之隔乎則遠者乎使其

方而非有百里之遠也更非有千里之遙也則方隅雖判猶曰家

非絕域耳茲之所自不已極百里千里之遙乎則遠者乎以五方

之風氣言之柔弱者幾何方剛勁者幾何方其風氣甚不同矣顧

不同者風氣而同者其聲氣也則無論東方曰高南方曰象西方

曰隄比方曰諱皆得湖所自而概之曰遠方以四方之性情論之

強悍者凡幾方秀民者凡幾方其性情至不一矣顧不一者性情

前一名其性理也則無論職方所辨合方所同訓方所遺形方所

制皆得誌所自而統之曰遠方方有出於假設者如楮客之巫西
方是也遠方而屬於朋則固非假設之方矣讀書而稽邦域之圖
母亦有還憶所自者乎方有近於懸擬者如兼葭之溯一方是也
確遠方面繫於朋則亦非懸擬之方矣彈琴而作士風之操母亦有
不忘所目者乎雖西南得而東北喪朋亦似因方而有殊然山川
本古詩。合。起。下。器。比。便。溢。矣。借。作。餘。疲。間而道里悠朋卒不與方而俱隔來矣不有樂且無方者乎

方字是題界遠字是題意自字是題神從地理士著想則切而
新從人情上著想則逆而溢自字是從來後回想法須倒拋朋
字既於題前截去意當少用文深得此旨

鐵網珊瑚三集



鐵網珊瑚三集
卷之三
...

因問孝而還念父母有所以爲父母者在也夫既曰父母必有所
 以爲父母者在矣子故因武伯之問孝而還念夫父母與嘗觀世
 俗之不孝者大都不知有父母者也非不知有父母不知父母所
 以爲父母也其不知父母所以爲父母者則以其身未嘗爲父母
 也合其身爲父母而父母所以爲父母者大可悟矣即未嘗身爲
 父母而父母所以爲父母者亦畧可言矣子故因武伯之問孝而
 若之曰子問孝亦知孝也者於子求之而不徒於子求之乎人有
 身而身必當即所從來空桑之誕降可以辨其誣矣則不得不厘
 鐵網珊瑚三集

五

念於生我之父母我之母人有身而身何以至於成立式穀之頓
 吟詎可概諸人乎則不可惑慮夫父之稱天母之稱地父母有不
 成其爲父母者不觀夫完廩之命命自父母濫并之使使自父母
 乎然此乃父母之變而非父母之正也言乎正則父自爲父母自
 爲母父母有或等於非父母者不觀夫啄鷺斯而傷父母賊昊天
 而歎父母乎然此特父母之暫而非父母之常也言乎常則母猶
 之父父猶之母衣蘆絮而一子偏單見諒於父者終必見諒於母
 蓋有父而母不至失其爲母也母必從乎父也嬖驪姬而二子在
 絳見愛於母者無不見愛於父蓋有母而文益有難已於爲父也

父恒聽於母也。論家人有嚴君之義，則父或不如母之慈。然統之曰父母，斷難別其爲父爲母也。千古有一定之父母也。孰能食不能教之說？則母或不如父之尊。然稱之曰父母，夫豈忘其爲父爲母也？天下無不愛之父母也，或爲富貴之父母，或爲貧賤之父母，而以我論之，若爲富貴之父母，獨難也。雖乎其爲父母也，或爲獨子之父母，或爲衆子之父母，而以我窺之，若爲獨子之父母，更危也。危乎其爲父母也，父母原有易盡之年，正惟其易盡而愈不安於爲父也，愈不安於爲母也。此其故，父告之母，不知母知母告之，父而父亦不知父母亦不自寬其責，然卽自寬而終不敢等於非。

鐵網珊瑚三集

六

靈心妙筆百轉不窮

其相是也長而人子之也山也

孝有出於服勞奉養者可卽是而一念之也夫服勞奉養亦人子

之常也子以色難告子夏能不卽是而一念之耶嘗思親之慈愛

其子也子苟有以奉事之方曰能如是是亦足矣顧勸勞是任不

適循子職之常飲食是供亦祇屬事親之未感深恩而思罔極要

必有愛敬之誠心而奈何事親者乃僅出於是也有如孝親者而

能服勞奉養若是也吾且卽是而一思之歎勞苦之難堪使吾親

有憊憊之嗟者固人子所不忍也而茲之事親者幸不若是也慨

繫之不给使吾親有斯飢之嘆者又人子所難安也而今之事

鐵網珊瑚三集

親者幸不至是也則見其能服勞也親有艱難以身代之親有劬

勞以力任之入之所不能如是者而彼已能如是則見其能奉養

也子有嘉肴與親共之子有旨酒與親樂之人之所未能如是者

而彼業能如是曾如是而人有不慨慕之者與曾如是而人有不

引重之者與然人所慨慕而引重之者亦不過在是也曾如是而

人有不稱願之者與曾如是而人有不尊崇之者與然人所稱願

而尊崇之者亦不外在是也謂如是而事親之道已盡何以古之

人先意承志必盡孺慕之真誠知事親之道甚大也而今則僅能

如是也謂如是而人子之心已安何以古之人烝又格姦不改齊

利而放也。知已之利而已。夫利不可私也。况放之乎。如日放也。非

僅知已之利乎。且天下有非利而實利者。即有似利而非利者。而

在求利之人。每即其目前之利。以為利。而孽孽焉。惟恐不得其利。

且恐得其利而復失其利。於是心與利相附。利與心相合。祇知有

利。則其相依為命者。祇在利矣。令夫恒情之所貪。小人之所喻者。

利是也。吾竊以利思之。利原於天。而豐膏窮通。本冥漠。雖知之數

則利者。日利不利者。固難強為利也。而擢算無容。財賄烏能以人

力據利。出自君恩。鼎鐘升斗。皆人生素定之緣。則利所當利。似不

鐵網珊瑚三集

必以利為利也。而布帛有幅。富貴何容以龍斷爭。而奈何有放之

者哉。列國盡貞。夢之輩牛也。而可奪矣。馬也。而可求矣。誰復守廉

潔而惟義是視乎。然此猶未足謂之放也。所謂放者。視泉刀為性

命之謀。而奇技淫巧。弋利之法。從徑旁。費趨利之方。于倉萬箱。聚

利之府。得之愈難。則計之愈切。彼之於利。不啻輔車之交。相倚也。

則用心深也。季世無知足之人。篋則求諸虞矣。玉則冀諸蔡矣。誰

復顧廉恥。而以道自閉乎。然此亦不得謂之放也。所謂放者。以財

貨為身家所倚。而揚箕揭斗。取利之原。握算持籌。攘利之計。瘠人

肥已。專利之心。處之非易。則求之倍殷。彼之於利。更不啻表裏之

心。下。知七字。

爾人以其兄之子

王家梓

更觀聖人之所以將以終死事也夫兄之子何異乎其子也可以

則以非將以終死事乎嘗考伯尼之子有子改矣是夫子不已有

兄之子在乎顧兄有子而兆協長男聖人之心猶戀兄又有子而

象古長女聖人之慮方長今何幸而名賢在望乎子若曰吾向所

預為之慮者至此而可以假手已所可痛者是疾難瘳致令雁行

之早失而無茲弱息楚楚者徒留未盡之緣九原有知知依戀而

不能釋然者惟其子也尤當念者情關一體未煩伯氏之遺言而

對此藐孤依依者奚至所生之別靈未泯知有恃而更無顧慮

鐵網珊瑚三集

者亦惟其子也惟其然而子能莫然於兄之子乎想鞠育恩深前

此之提攜已久而因計遂烏私而情馳燕婉則鬻子之心事更在

於顧我復我之餘惟其然而子能一刻忘兄之子乎想德容並飭

乎時之訓勉已周而因授以內則而念及周南則季父之綢繆尤

在於恩施勤施而外而何幸獨居恩仁公言思義賢弟子德優行

已也而何幸世清不廢世濁不污貴公子才裕齊家也閨中屢伺

望之心每以遇人為重况兄子幽閒淑慎即予之不輕於成議知

秉性有過人者矣今得南容而一則女也其姝真覺芳名彤管且

則人也如玉居然品重生芻得其人而虛此嘉會將親親之謂何

有過於聖人者，勇則誠勇矣。夫子豈由所能過者，乃子許由以過亦美其勇於相從之意耳。若曰：我今而知兼人之質，其勇之足尚者於人，然於我亦無不然也。蓋我以遲迴之思積於兩念，而彼以奮往之概迫於中情，誠為擬其果毅之風。覺今茲所見更逾曠，昔幾令我歎後生之可畏也。如由之好勇而竟喜從我，乎情亦知斯世斯民何忍恣然以置，則我言之我且徘徊焉而不意聞我言者，竟直任不辭也。則由之壯始不類我之需矣。情亦念同胞同與安能漠然若忘，則我言之我猶審顧焉而不意喜我言者，竟邁徑

鐵網珊瑚三集

無前也。則由之果且適形我之快矣。始過我矣，莫過於我之言激

題曰：由之果且適形我之快矣。始過我矣。莫過於我之言激。

而由之意更激也。夫人當與世長辭之際，每不勝瞻顧而自傷。茲何以我之所悲，偏為由之所樂乎。當局方深，其籌度旁觀，且絕其遲疑和者之決，殆有甚於倡之者。而奮身不顧，且欲出我先也。則過甚也。莫過於我之詞憤，而由之念更憤也。夫人當慨然舍去之時，每不禁流連而不置。茲何以我之所苦，偏為由之所甘乎。此猶低徊而莫釋，彼已剛斷之可風。信者之堅，若又從而益之者，而矢志靡他，且將居我有也。則過甚也。夫我非不深信夫由矣，乎日効能千乘報績三生，由之勇亦何樂居人後乎。昔以三軍之略，等於

知非魯卿所得稱賢者更特稱夫楚卿焉夫以不知之故而居蔡
 文仲始愧為魯卿矣若楚之卿有令尹者子張不嘗特稱之乎且
 以知者之能觀木形也故鬼餒若放早已逆料於令尹矣乃若識
 類顯蒙空播賢聲於東國而望隆台鼎已備高位於南邦則考其
 實而有慚上哲者亦舉其名而不乏士卿也如文仲以山節藻稅
 居蔡得母以枚卜令尹龜能知其過志改卜令尹龜能示其先幾
 而故昧昧以奉之與雖然其如知何知必能權輕重瓊弁王纓卒
 致夫令尹之敗者彼固不知敬此更不知遠也躬膺三事下等於

鐵網珊瑚三集

蒼尹之班以視大道祀之跡更何如其蒙蔽乎知必能明是其飛
 雲夾日不願為令尹之移者彼固能知道此直不知命也位冠百
 僚下儕於卜尹之列以視夫爰居之祀更何如其盡惑乎子言何
 如其知居蔡之文仲始愧為魯卿矣今夫知也者可以治鬼神而
 不可以聽鬼神者也試思臺駘為崇論折卜人莘野降神理明內
 史而且知能順道早推左史之才可知決疑旋止莫放之卜誠使
 仲而知此將識何其明見何如其章又豈必姑億鬼神如楚令
 尹之揣測以為知哉夫令尹固楚之顯爵也子張於是先舉夫令
 尹處王宮而拒諫致敗令尹之名斯何如其昧昧也以言令尹意

必有知勇以衛社稷矣。不重令尹，不輕令尹。使方城漢水之間，猶赫赫。知有令尹也。則令尹非徒高其爵也。戰城濮而貽羞，致有令尹之玷。斯何如其庸庸也。以言令尹，意必有知謀以保國家矣。不尊令尹，不卑令尹。使尼山泗水之旁，亦藉藉傳有令尹也。則令尹非徒擁其位也。張言令尹雖不知其知，視文仲爲何如。而其人要不可沒也。何也有子文在。

天孫爲織雲錦裳，裁縫滅盡針線迹。

鐵網珊瑚三集

去

天濟淵淵，雲錦裳裁縫滅盡針線迹。

案此書出於晉書文苑

其辭雖其奇也，其言合其理，不似其賦文，而似其賦文，而其入

其辭其不似合其理，其山賦水之奇，其辭其奇，其言其奇，其理其

其辭其不似合其理，其山賦水之奇，其辭其奇，其言其奇，其理其

其辭其不似合其理，其山賦水之奇，其辭其奇，其言其奇，其理其

其辭其不似合其理，其山賦水之奇，其辭其奇，其言其奇，其理其

聖人有疑於魯人若不解乎人之所謂也夫微生高之爲人子必
有知之深者乃不解乎人之所謂也豈無故哉今使論人者有衆
好必察之心聞善則疑之意君子謂其數人太甚不律非其也蓋
衆口之揄揚可信亦難遽信有心觀人者正不得漫爲是人云亦
云也有如今日之微生高是已賞識有真情斯世豈無大公之論
使高之所爲果無愧人之所謂也則名遠相矜我亦何難其信察
衡有持識吾人必深責寔之思使高之名事果克副人之所謂也
則品題旣定我亦何必多疑而高果能無愧人之所謂乎克副人

鐵網珊瑚三集

之所謂乎我且卽謂之者而思之世豈無謬託清流一時交口稱
之識者已不敢輕相許也况高之爲人其素行何如而竟稱道弗
衰也其謂之何世豈無漫爲推許一時咸引重之識者尙不敢深
相恃也况高之爲人其生乎何若而竟稱揚不置也其謂之何俗
論好雷同往往以耳聞爲目見一人倡之衆人卽從而和之人之

謂高者何一唱百和焉是衆意中之高非吾意中之高也其孰謂

之哉庸流無定論往往以虛聲爲實行率然言之衆人輒同然應

之人之謂高者何衆口一詞焉是衆所聞之高非我所聞之高也

其孰謂之哉意者鄉里之淺見而有是謂與不然何聲稱若此也

我非必欲立異於人我亦不敢苟同於人質之吾心殊覺低細而
莫決意者明儕之私譽而有此謂與不然何與論咸然也我不敢
不同於謂之者我亦何敢強同於謂之者祭之我意殊難深信而
無疑謂之爲直可信耶不可信耶

運腕輕靈題神雅合

鐵網珊瑚三集

六



鐵網珊瑚三集
卷之六
運腕輕靈題神雅合
...

大賢辨簡之言聖人重有感矣夫雍之辨簡辨之於治術也夫子

重念之非有感於雍之言乎且聖門中言治者多矣其有本聖人

之言以為言者則以學道定上之歸而其言遂為聖人所深契

如子於偃之言是有不必本聖人之言以為言者則以敬簡握居

行之要而其言亦為聖人所樂聞如子於雍之言是不然辨簡數

言未必夫子可之意也乃子聞之而若重有感於其言也何哉聖

王清明在抱存大體舉大綱羣動悉歸宰制而叢麗無虞者此理

固在在可思也而不謂雍已慨乎其言之中至脫略自妄決一疑

鍼綱珊瑚三集

九

定一策弛張莫審車輕而事幾坐廢者其故更明明可接也而不

謂雍亦禦乎其言之雍蓋有見夫為上音誠能得至有常早於嚮

室裕臨民之用由是本一中以庶萬幾而無為而治制事悉本制

心此有本之簡之無乎不可也則雍目默探乎王極所由隆而乃

為是言也雍又見夫為治者苟其居心淡漠徒於探宮高簡易之

風由是屏一切以養元后而任意以行省事轉多廢事此無本之

簡之無一而可也則雍又深悉乎未洗所由壞而乃為是言也然

則雍之言固子所欲言而未言者也而雍適言之雍已言之而子

可無言矣然而子愈不能無言矣慨然曰我不意雍之有是言我

深幸雍之有是言也言不立乎其原則後日而談何閔治要而要
非所論於雍之言也夫典以欽始謨以欽終古帝王端拱垂裳初
不高言清淨自有雍言覺居敬居簡之不同人所知之而不能言
者而雍乃言之則夫探典册之總秘而爲是推原之論者孰有知
雍之言言不探乎其本則空言無補轉病廷疎而夢亦未嘗聞雍
之言耳夫友以敬止武以敬勝古聖王整躬率物何嘗涉於苟安
自有雍言覺居敬居簡之有殊人所言之而不能盡者而雍獨言
之則夫揭治忽之要樞而爲是瑞本之說者孰有如雍之言然哉
然哉孰謂雍之言不然哉

鐵網珊瑚三集

文有內心筆無浮艷

夫文之有內外也其於人也猶水之有源流也源流既分則水之清濁亦異矣文之有內外也其於人也猶水之有源流也源流既分則水之清濁亦異矣夫文之有內外也其於人也猶水之有源流也源流既分則水之清濁亦異矣夫文之有內外也其於人也猶水之有源流也源流既分則水之清濁亦異矣

記賢者之使齊有代為之計其親者矣。夫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亦其常也。乃計及其母者，獨有冉子魯論故特書之。且曰：「壯為使，臣之詩而設言其情以勞之者。」嘗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詒矣。」乃若擅應對之才承師命者，不獨君命而重友朋之誼念高堂者，偏有同堂一時授以簡書，覺小人有母未嘗塵局中之顧慮也。何反動局外之躊躇，即吾夫子道長半生，其與諸弟子遊也久矣。乃日者返父母之邦，馳驅暫止，悵雲山之阻，慰問思通，因於齊而有所使也。所使伊何則？子華是乎。時小相願為亦嘗繼足民之英才，目陳抱

鐵網珊瑚三集

負乃假手無由有未能奉檄而致慈幃之色喜者。茲何幸尺書簡畀獨受師長之知乎。汶水湯湯，魯道有蕩，戒行李而過，往也可矣。夙昔立朝見許亦且與為宰之藝士共荷陶成，乃彙征莫慶有未忍絕猶而作游子之長行者。茲何幸函大量能獨界賢勞之任乎。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辭故人而就道也可矣。然則子華之使於齊，在子華固樂有此使也。在夫子亦明知子華之一無所慮而樂為吾使也。維時子華人告其母出與二三子話，別取道徑行而一二長朋都門祖餞有奉觴上壽為夫子慶者，有作詩贈辭為子華頌者。至於身離桑梓或感念於靡衣躬陟魏魏，即興嗟於行役，非使

之意申事亦非受使者意中事且并非目視其使者意中事也
何居乎丹子乃獨爲子華慮耶獨爲子華之母慮耶道里睽遠臨
別無可憐之色在子華必有足慰乎母心而無事徘徊者乃求以
爲堂士有親胡可忘也慈母卽未動倚問之望良朋可代紓陟托
之嗟內念傍徨一苦忘其爲亦之母也而殷然爲之關山修阻陪
此無抑鬱之精在其母亦有自足以適願而無需感慨者乃求以
爲膝下長離伊可念也彼旣爲師任兩雪之勞哉常爲交民谷風
之怨申情輾轉又若知其爲赤之母也而旣然爲之觀於回夫子
而請粟始忘其使齊之赤爲肥馬輕裘之赤矣或雖好施其如君

鐵網珊瑚三集

三

南園暢詩百秀瞻

使粟而有待於與則行者當無由備物矣夫五秉之與求固知赤
 之有母矣亦知赤之有肥馬輕裘耶而何不觀其適齊時耶且甚
 哉人情之吝於與也徒步堪憐而脫駝不聞相贈號寒可慮而解
 衣無望相知有人焉起而力矯之似宜為聖人所深取矣而顧不
 盡然者誠以內顧多憂必外觀鮮效而今之辭親就道者即區區
 眼御間已望而知其非冀人子也如子華使齊而冉子一再請粟
 夫豈不知亦之適齊何如者而特以情深命駕保無懸磬之虞誰
 屬同袖何惜山日之贈與益與取未足多也於是與之粟五秉焉

鐵網珊瑚三集

心慕夫時矧任恤之誼而欲以一與博慷慨之名冉子當不作是
 想特念乘車戴笠盟心者自在生乎負其母不幾有負於友乎故
 人無恙而有母曰養亦殊愧知已之稱矣目擊夫谷風陰雨之哀
 而欲以一與愧澆漓之俗冉子亦不設是心特以車馬擊裘言志
 者每願服其厚於友獨不當厚於母乎游子載道而老母在堂當
 稍盡通財之義矣五秉之與求固為赤之適齊而與也雖然求果
 以適齊之赤為需此五秉之粟乎哉使赤而履躄羸膝形容不免
 於枯槁捉襟納屨道路不免於飢寒無以為養者亦無以為家則
 五秉之與求誠非過計也而赤非其人也使赤而行必借乘不足

卽日月以驗其餘，甚異乎三月之久矣。夫日也，月也，時之無定者也。卽此以驗其餘，豈若回之可要，以三月乎？且詩之詠就將也，嘗計之以日月矣。顧驗進修之有序，可於日月按之而論時序之遞遷亦可以日月計之。以有定之時而終無可定，則卽欲按候以稽焉，而正無從確指其期耳。回之不違乎仁也，既可於三月驗之。至於其餘，則何如三月爲氣候之初，周寒燠相循，天道且因而互易。則其積而成之者，不知幾經其暮之更。三月爲時行之成序，芳枯代謝，物理且驗其分殊，則其歷而計之者，固已屢見推遷之候。若

鐵網珊瑚三集

五

是乎三月之久，初非爲日爲月之所可擬矣。而我試爲之觀其餘，則見夫回之日起有功者，彼亦同此日也。而朝與夕相推，卽三月而析言之，其有可按者，僅存乎日。則見夫回之月計有餘者，彼亦同此月也。而晦與朔相嬗，卽三月而參分之，其有足証者，祇在乎月。則見夫日明日且非不日而新也，斯邁征其不月而異也。而無如言日而已盡於日，言月而已盡於月也。則見夫知其所亡亦或曰有進也，守其所能亦或月有成也。而奈何計日而僅得此日，計月而僅得此一月也。志士之時敏也，嘗切分陰之惜，是卽累日累月以圖之，猶或恐其時之促，若惟是日月也，卽不爲優游日衆。

之斯而按候未深亦覺居諸之易逝以視夫回之可要以三月者嘗暫懸殊矣曷不爲其餘分而課之進誦之漸進也每託終身之業是卽逐日逐月以勵之亦祇循乎候之常若惟此日月也卽不同玩愒目安之輩而感時朱久空懷荏苒之如流以視夫回之可許以三月者時會迥異矣能不爲其餘約而計之至焉而已安得如同之不違哉

清思雋筆娟秀可人

光庭弟賦性沈潛歲十二已誦全經奈

蘭玉早摧殊爲可惜戊申

春鴛繡刻成案頭遙有此稿因刊

附卷未以見一班

兄鎮奎識

鐵網珊瑚三集

三

然後君子

方全泰

君子自有真非偏勝者所可幾矣夫君子豈文質偏勝者哉惟彬彬而君子見焉何野與史之足云且天下莫貴於君子也而特難是強華實夫宜者與之語成德之功蓋其德之陶鑄也見為純粹以精實則其功之調濟也取乎錯綜以化無俾獲也無強圖也有成德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文質偏勝之為野史與君子相反矣而茲則彬彬也自然性然而猶以為野與彬彬者而猶曰野也恐君子非之矣謂是同質不離文之君子也惟然而猶以為史與彬彬者而猶曰史也恐君子哂之矣謂是乃文不離質之君子也然則

鐵網珊瑚三集

三

謂君子去質而不足見君子也謂君子去文而不足見君子也謂君子質不必兼文文不必兼質而尤不足見君子也君子有自來也然則求君子於質而不足盡君子也求君子於文而不足盡君子也求君子而離質文之實區文質之名而亦不足盡君子也君子有由出也然而君子非驟幾也而使損益未宜而內之為貴外之為美未克調劑而得其中曷以樹成材之望然而君子可馴致也苟能禮樂交錯而有曲兩致行順而推亦既兼綜而要其當何難何大雅之林夫然而猶不謂君子子生人之性中為貴君子自涵養以來悉協大中之理即此文質之不豐不殺者君子遠實豐

無可啟之機者因更思夫不排焉夫啟必由於憤也而不憤則安
可啟于子因是更思夫不排者且教者啟迪爲懷其有所不容已
者蓋不勝悱惻之情矣乃若機無可迎矣曰人開其意而斃有相
及且將勿求諸言誘掖其無由矣何豐其藪者并不思爲蒙之漬
卽吾何以思夫不憤哉蓋不憤則理之卽心而具者交求其運而
既非了然於心又妄望其了然於口乎以是而啟之可乎哉啟以
折其疑也顧惟先有懷疑之意斯不必顯質其疑而卽此內念之
徬徨教者已悱然矣謂其有待於啟者誠急也若不憤固奚所疑

戴綱珊瑚三集

三

乎我孰與之逆而後已先篤距則不妨任其豈豈焉爾啟以堅其
信也顧惟先直篤信之情卽未嘗顧求其信而當夫中懷之輾轉
教者更排然矣謂其重賴夫啟者正般也若不憤又何所信乎我
欲去其蔽而彼先塞其機有不如聽其昏昏焉爾其不啟也非以
不憤之故乎特是教者之心不樂以不啟見也而學者之熒更可
由不憤推也蓋論樂育之深懷本無行而不與故不必明敏者廣
其頓悟卽庸愚者亦曲爲引伸也特患向道無心則教亦幾同妙
有類而論精深之名理非一蹴而可幾故不特問諸心者急難索
解卽見諸言者亦含意莫伸也斯卽有懷欲吐而意且轉若其若

若是則所謂排也。而奈何有不然者。排則欲洩其機絨而機有未暢。排則欲明其旨趣而旨有難宣。縱非必畢達其詞。尚不欲嘿爾以息。則言雖嘖嘖終殊不憤之無由啟沃也。茲何以自妄藏拙有如此不排者。排則助於心而口終窒。每多扞格之形。神排則存於意而詞莫伸。時露欲舒之氣象。雖不能暢然於口。猶不至洩然於懷。則言即牴牾。究殊不憤之無從啟悟也。茲何以莫贊一語。有如此不排者。要之教人有序。毋庸妄為揚擲。而矢志未專。安能言之。剴切吾之不發。亦猶是不啟之意耳。

不支不蔓。骨月停勻。自是投時利器。

鐵網珊瑚三集

三

聖人授已以自明為同乎已者証馬夫非夫子必不能用行舍藏
 矣。子曰惟我始欲授已為証耳。且我自半生閱歷以來凡出處之
 宜所可自証者我必所可其証者亦我也。隨我欲其証而卒無可
 為我證者則我之心亦慮其孤。乃我欲其証而非無足為我証者
 則我之境不嫌於獨審出處於自然其可共証者固先可自証已
 用行舍藏我固不徒為我信也。然我已深可為我信也可仕則仕
 者非我也。耶可止則止者非我也。耶我固欲覓知音以其白其為
 我也而無如知音者希也。堯皇四國者非我也。耶刪訂六經者非

鐵網珊瑚三集

我也耶我固欲求同調以其門其為我也而無如同詞者少也。我
 初思之而知用行舍藏之惟我也我繼思之而知用行舍藏之惟
 我而不必惟我也。惟我則能攬爭物之歸而確有以自主惟我則
 能參神明之變而順應以無方則欲商進退於同堂曷勿即我則
 特為援引惟我則能任氣運之轉而隱然有以自維惟我則能聽
 人事之遷而寬然有以自處則欲驗升沈於乎日易勿即我而先
 示權衡我非徇世立功一於用而亟圖仕進蓋我自獨成其為
 我者也故僅有我而我難以自明不僅有我而我可以共慰矣我
 非潔身去世一於舍而終老山林蓋我自有不執其為我者也救

弟有我而我乃苦於獨不第有我而我且樂於同矣我亦嘗諸
蘭之操我亦嘗嘆匏瓜之繫仰我爲用行之我而非舍藏之我也
而不然也惟我能隨時自審惟我能隨遇自安考觀而有會心也
不且訂賞善於于古哉我亦嘗念韜藏之素我亦嘗思狂簡之裁
似我爲舍藏之我而非用行之我也而不爾也惟我能居易俟命
惟我不怨天尤人及門而有同志也其將聯知已於一堂我苟非
與爾我不幾獨有是哉

氣機流利詞旨清新

鐵網珊瑚三集

三

好謀而成 之上

張桂清

更好謀以成其事。因求富而設言執鞭焉。夫曰好謀必欲成其事也。故於臨事後更必之。若惟富是求者。人可即執鞭之士而進接。○文○草○水○不○成○空○手○他○湯○之○而且合謀而聚於中。軍凡左右之士。不且將下而執兵哉。若乃圖功有良策。用心必本乎小心。而圖利有深情。論職可徵夫賤職。則愈經營之。素裕而出一令。以役於人者。又何弗轉徵人役耶。子所與者。必在臨事而懌誠。以行軍危事也。故執鞭強以周旋。雖無謀如子王。猶且聞而王懼。况一旦臨之。而可徒恃其富強以求其事之成乎。好謀而成。有必然者。其謀之多疎者。田釋公徒執冰者。知

鐵網珊瑚三集

三

其無備而成事者。無慮此也。惟是非何以塞竈。何以夷奏。瘞之勳。早握要圖於當境。非好勞也。亦以謀之不臧。即敬懼存心。何能遽觀其成。効其謀之輕發者。陳疏行首。執戈者。怒其無知而成事者。亦無虞此也。惟是列何以固。陳何以修。獻俘之効。且陳善策於當持。非好疑也。亦以謀之未善。即畏懼有志。安得遽奏夫成功。然則好謀以成其事。又何患鞭長之莫及哉。使不先謀於帷幄。則雖執鎖披堅。有難望其成於剛勇之士矣。使非定謀於樽俎。則雖執兵。擲用有難奏其成於果敢之士矣。又安能擢以協謀。而不至以謀適不用者。慨然於贈策之徒勞哉。雖然。謀事者。貴有良圖。謀利者。

又豈無賤役彼執鞭之士子又因求富而縱言及之矣以求富而
牛而下之曰執鞭其求得毋太微子若曰其微也與哉其求也夫
魚之爲境甚顯而欲成其顯（領善言錄）要必託始於微矣非同執射之人儼
列執御之輩因謀富而設言之能不卽與隸之班而一深籌度以
求富而輕而忽之曰執鞭其求得毋太辱子若曰其辱也與哉其
求也夫富之爲名甚榮而欲成其榮要可先微諸辱矣豈若鞭之
倒幾欲鞭之揚因謀富而設言之能不卽僕御之輩而一動低徊
言乎執鞭子豈真諒及於此哉蓋爲求富者設言之以見謀之不
成耳

徵爾冊三集

書筆兼勝

三

由釣而劍觀之弋其一也夫弋亦常耳乃觀聖人之弋不可由釣
 而類記之乎且人惟無弋獲之心者不必無弋獲之事蓋因物以
 仿生機即寓於殺機挾失而前從禽亦不妨從俗豈曰有鳥高飛
 而言張其弓正不必與子宜之也則試由子之釣而劍觀之臨淵
 而羨既無取乎廣羅然苦不必設者九或可攝也則聆茲上下其
 音曷弗治其僧繳緣餌而求已無勞於曲取顧竿既可投者弓亦
 可挽也則觀此飛鳴而過何妨志在高山蓋有弋也不必細設以
 三白可矢加以一而垂明夷之翼表豈得之而為貧子亦弋之分

鐵網珊瑚三集

木安於執雉情豈慕大飛鴻而當乾豆之需不妨發之而使矻弋
 之說見於詩所謂將翱將翔是也茲何以同鳧雁之加而無事為
 鷹鷂之逐弋之用詳於禮所謂贈矢弗矢是也茲何以無夏官之
 職而亦儼遵冬令之交則將以供祭獻與羽毛不登於俎豆不若
 鱸鮓之為用尤多而子則曰大庖不盈非弋何以佐藻類之奉則
 將以燕喜客與野味不列於賓筵何如魚鼈之取資尤廣而子則
 曰小鮮可割非弋何以供瓠葉之歡天則有翰之登陸則有鴻之
 漸鳥之散處者多矣弋之用無乃不給乎而何不給也取之有節
 以是為鞞丸脫手已耳雉之飛也泄泄雁之鳴也離離鳥之為類

也。繫矣。弋之利無乃太隘乎。而何必不隘也。未能免俗。則爲此手。
揮目送已耳。豈無效。弋人之慕而中。必雙鵬推其心。將有不止於
弋者。而子之弋。豈其然。豈無深七取之思。而心乎。鴻鵠推其意。猶
有不滿於弋者。而子之弋。豈其然。故其弋也。人或以爲拙矣。子之
弋。正欲自安於拙。其弋也。人或笑其廉矣。子之弋。正欲無傷乎廉。
鳥之機靈。則難於智取。而茲正無容智取也。弋而已矣。鳥之性
動。動則難於術馭。而茲正無容術馭也。弋而已矣。日有此弋。而飛
鳥遺音。不彼作。山梁之歎。自有此弋。而瞻鳥爰止。猶是妄獵較之
當宿。則不射。一夫子不網之心也。

鐵網珊瑚三集

穿花度柳引人入勝

有不徒重大文者。聖人因深念大文焉。夫文不可不重而亦不可徒重也。子能不先念之乎。且吾黨奉教聖人而一時文章共仰。固未嘗無言詞之著矣。然徒尚夫言詞之著。則文僅居其末。不尚夫言詞之著。則文已屬於虛。惟有重乎文之外。先有念於文之中。大聖人就文論文。亦不過章華之可觀焉耳。今夫夫子固于古立言之宗也。欽聖謨之洋洋吐辭。可以為法。仰德音之秩秩矢口。即可為經。此有與言兼備者。而後煥之於文也。一日者。子不禁深有念於文曰。聲華非純儒所尚。而文辭流播。不欲為無補之空言。故詞

鐵網珊瑚三集

卷

采即極其輝煌。而要不必以文見華麗。非學士所矜。而文字昭宣不敢為無稽之虛語。故才華即形其煥發。而終不願以文名。蓋文屬緒餘之事。固有蘊於文之中。而後以發之於文者。見議論之確。若第曰文也。則交象可擬。何必非易之文風雅。可補何必非詩之文紛紛者。不祇為繁文乎。此求端於文者。不足言文也。文為偏至之詣。必有兼乎文之外。而後以著之於文者。見材藝之多。若僅曰文也。則典亦可作。何必堯之丈思謨。亦可陳。何必禹之文命。泛泛不轉為浮文乎。此全恃乎文者。亦不足論文也。豈無達聲息。深未嘗輕矣。其言論迨至片語折眾。有不敢藐視其文者。則必推其文

之善而非徒文之善也。嘉言孔彰之下，見其善者，文而所以成其
文之善者，不僅託始於文，也能不別而白之曰文。豈無高談雄辨
轉致妄逞其詞華，迨至百世論定，有不免嘉稱其文者，則必咎其
文之謬而非真文之謬也。據詞五証之餘，覺其謬者，文而所以形
其文之謬者，非專求諸文，也能不概而視之曰文，何也？莫若猶人
也。若行於躬者，我不敢以君子自居矣。

句中有限筆下有神

鐵樹明詞三集

三



此其文之善者，不僅託始於文，也能不別而白之曰文。豈無高談雄辨
轉致妄逞其詞華，迨至百世論定，有不免嘉稱其文者，則必咎其
文之謬而非真文之謬也。據詞五証之餘，覺其謬者，文而所以形
其文之謬者，非專求諸文，也能不概而視之曰文，何也？莫若猶人
也。若行於躬者，我不敢以君子自居矣。

能以積而多可更觀其所以也蓋多者能之積多而有所以本不
 見為多也而自曾子觀之則又謂以多焉耳且夫人之能事無不
 多之為貴也顧未多而不進於多固不足以言多即已多而自信
 為多亦不足以言多惟能進於多而不信為多天下已無不其見
 其多矣而其多多益善之心正可於多之時觀之也問於不能其
 不以能為能者蓋欲能之多也從其所能而言則義之所著必辨
 之而始明理之所呈必闡之而始達其自得於已者夫固第見為
 能不見為多也就其既能而言則義之所蘊不難由淺以入深理

鐵網珊瑚三集

之所該不難由表以徹裏其皆備於已者抑且已見為能又見為
 多也多則人之所不能者彼固無不能也夫能人之所不能彼雖
 不以多傲人而人之爭羨其多者已歎其多之罕見也則其是多
 者應必自幸其多而以多為已至之程多則人之所各能者彼又
 無不能也夫能人之所各能彼雖不以多自炫而人之深慕其多
 者無不思取資其多也則負是多者將不益求其多而以多為可
 止之境然而多弗以之自幸也凡多之程無所限而如或限之者
 限於自幸也惟不自幸其多則積能以為多而得成其多亦積多
 以為多而益成其多而功不以多而限矣而功仍可以多而進矣

然而多必以之進求也。凡多之境有所止而未嘗或止者不止於進求也。蓋必欲進於多則由未多以底於多而初不見其多由已多以益其多而終不見爲多而心不以多而止矣。而心更可以多而原矣。應事而兼識經權則所多在材讀書而考通象數則所多在藝其能之無所遺亦既溢乎多之量矣。乃以之者不以已之多爲其多而以已之未多爲尙多也。涉世而考該惟精則多於所見論古而搜羅其富則多於所聞其能之悉爲備亦既充乎多之數矣。乃以之者不以已之多爲多而以人之多爲多也。問於寡焉本不自知其多也。而自人觀之則謂以多焉耳。

鐵網珊瑚三集

四

靈心四照妙緒獨抽十厚卿仁凡天分卓越刻意爲文甲辰初
應童子試不售卽鬱鬱成疾乙巳春猶挾疾進場未及院試而
歿年僅弱冠今讀其文不勝人琴之感

世愚弟沈相輝謹識

欲罷

徐元陞

教不可罷不妨設一罷之想焉夫回之不罷聖教也久矣乃因善誘而設言罷焉豈真欲罷也哉且回承夫子之教化豈不欲奉以周旋而無敢稍忽也哉顧切於修業原不可存退止之必而妙於化哉何妨姑作若妄之想雖曰奉命宜謹乎而鼓舞有獨神何弗爲之反觀耶如博交約禮夫子之善誘如此回敢忽乎文而遽罷哉回敢輕乎禮而忽罷哉當道力未深之候回且茫乎無憑高與堅窮於錯前與後莫可瞻依則求道甚艱不免有怠荒之意迨道體既誠之餘回自確而有據博與約漏我心思文與禮策我功

鐵網珊瑚三集

聖

力則造道有自自敢有廢置之心審是則教之不可罷也明矣而回何容有是欲哉在夫子方欲道之進於宏通也而博我者有文方欲道之受大範圍也而約我者有禮則有進而無退子所深望於回者也焉乎罷即回亦欲探乎亦之情而知道之散於萬殊亦欲闡乎禮之精而知道之歸於一本則有前而無却回所仰慰夫子者也焉乎罷然不敢罷者所以見學者之深心而不妨罷者所以見教者之妙術回於是觀鯁然欲有以罷之也回豈不欲求進於文而克副夫子之誘乎罷向爲者然罷之益以明誘之善也人惟不罷無以明誘之所以善今試於動作云爲之際而偶懈其操

存○在○夫○子○應○亦○急○為○相○責○耳○而○豈○知○回○之○罷○有○不○待○貴○而○自○責○者
不○所○勉○馬
則○亦○何○容○曲○諱○其○欲○哉○回○豈○不○欲○求○進○於○禮○而○無○負○夫○子○之○誘○乎
罷○何○為○者○然○罷○之○正○以○見○誘○之○善○也○向○惟○不○罷○無○以○見○誘○之○所○以
善○今○試○於○行○常○日○用○之○餘○而○稍○弛○其○虔○惕○在○夫○子○諒○亦○深○為○相○勵
耳○而○豈○知○回○之○罷○蓋○有○不○因○勵○而○自○勵○者○而○又○何○必○深○戒○其○欲○哉
何○也○蓋○欲○罷○而○不○能○也○子○之○善○誘○為○何○如○

浮雲在霄舒卷自如

鐵網册叻三集

聖

卽不舍以言川可先念夫書矣夫曰不舍則逝者固不止於書矣

而子若有會於川也是可卽書而先念之嘗序易至晉得進象焉

其象亦爲書誠以進則不息而離日又適當書時也賢義精顧離與以爲

反對日行天而不息火行地而不窮當此汨汨乎來雖不第永今

朝也而已有以於如是分永今朝矣逝者如斯此豈必執一境以求之哉取

不禁而用不竭曠觀有無畫之藏則源既遠者流自長而漫衍某

紆其由來固非一朝之故居之安而資之深靜觀有逢原之樂則

往方過者來又續而奔騰泛濫其流行已無終日之違其不舍也

鐵網珊瑚三集

三

不可先念夫書乎就一書而分之自日出而日中而日入書之候

要自有常顧書有常而不舍者正無間於暫也則當此周流不滯

卽俄頃可作一書觀耳就一書而積之自終月而終歲而終古書

之時又特其暫顧書雖暫而積舍者終不改其常也則當此浩渺

無窮卽亘古可以一書盡耳蓋書之象合乎剛不舍者卽以體剛

德之健也雖不舍不止在書而卽書以先念之覺造化之心已示

吾以分陰之宜惜拙書之義主於動不舍者卽以驗動機之暢也

雖不舍不僅在書而卽書以先思之覺耳日所接早警吾以寸是

之難留於以知不舍者概不舍也夫書亦不始於畫耳必其不舍

於畫之先者儼若有待旦之情而書適承之也物畫其易見者也於以知不舍者終不舍也夫畫更不止於畫耳必其不舍於畫之後者又若有繼畧之意而畫特開之也是畫其偏舉者也合之夜也非與畫而同見其不舍乎

清思隼筆相輔而行

鐵網珊瑚集



四

鐵網珊瑚集

鐵網珊瑚集

鐵網珊瑚集

鐵網珊瑚集

然後知松

知者

戴殿

世無先知聖人因特思夫知者焉夫松柏之後彫豈難知哉而必
 知之於歲寒後也則世無先知矣子所為特思夫知者乎且從來
 見事之晚者每不自愧其無識也而反欲自居於有識抑知天壤
 之大不乏真材而附和之中必無真品使不能察之於幾先而猶
 欲自居於有識也亦知有識之士固自有真耶子何以有念夫歲
 寒哉誠以於時為冬者於人則為知荷非時際其窮又何能人開
 其悟也而獨不觀後彫之松柏必知之於歲寒後乎豈無下棟櫟
 之用而知松柏於未寒之先者此上知之人則然耳流俗何知焉

鐵網珊瑚三集

聖

零落不知凡幾乃相驚為不朽之後藉非寒意漸加則固見不到
 此矣豈無感蒲柳之零而知松粗於將寒之際者此中知之士則
 然耳庸衆何知焉摧抑亦既多時乃僅免此不材之號萬一寒威
 稍退又將淡焉忘之矣則其矣松柏之後彫必歲寒然後知也松
 柏固無求乎抑人之不知買甚以閱世常新者而僅求之於彫焉
 得知以歷久不做者而僅目之以後彫焉得知以貫四時而不改
 柯易葉者而僅於歲寒而信為後彫又焉得知書曰知之曰明哲
 明哲實作則蓋言惟先知而後得為知者而後得使人共仰為知
 者也于於是更有念夫知者恃逆億以為工誦不謂料事之多中

及○梓○以○相○投○而○樗○櫟○之○材○未○堪○勝○任○然○後○知○知○者○之○品○諸○為○獨○絕
也○而○知○人○則○苦○夫○豈○昧○昧○者○所○得○而○同○挾○聰○明○以○妄○作○誰○不○矜○遇
物○之○能○名○及○勑○以○相○試○而○菽○麥○之○辨○未○免○貽○譏○然○後○知○知○者○之○學
問○為○獨○純○也○而○知○機○其○神○又○豈○莛○莛○者○所○得○而○比○蓋○凡○人○之○知○能
見○已○然○而○吾○學○之○中○獨○賢○先○覺○不○惑○也○謂○非○可○以○前○知○者○乎

鉤心門角法密機圓

鐵網珊瑚三集

三

聖人欲聲黨惡之罪，因以鳴鼓使門人焉。夫鼓所以聲罪也，以鳴鼓使小子求之罪，不有當其聲哉！且皆儒悲之見，吾嘗有心於取惡矣。然此特藉乎器以達其意，非假夫器以聲其威也。乃若其人爲人所共絕，卽其罪爲人所當聲，則義之所在，震以可驚，可畏之神而譟而前者，常不如人學時之僅以遜志矣。如求爲吾徒而竟心於非吾徒，則是求之爲人，吾小子所共惡者矣。吾小子所共惡而欲聲其罪者矣，雖然亦思，卽何物以聲之論垂訓於學記。夏楚示警亦足收吾道之威，然此先王之嚴法，不能假於小子也。則惟

鐵網珊瑚三集

七

爾同人正得濟而命之窮，藉物以提其耳，論善道於及門，瑟達情亦可見良朋之助。然此婉言之相勸，尙不足戒夫求也。則惟茲同學，昌不從振賸之例，援棒而發其龍言有鼓也。尙其鳴之，鳴不徒恃乎力之竭也。當更恃夫心之維誠，使由也逞其勇，賜也利其器，則才皆稱勁而秉而秉，繹藉以固及門之志，填然以震之。而一人倡於前三千人，共和於後，將見如則集其衆，繼則壯其威，終且勵其精，積健爲雄。恍同於敗齊者之用，以作氣，鳴不徒示乎聲之猛也。當更示乎神，之凝誠，使執經者轉而執銳，操縵者藉以操戈。則旅會如林，而君策羣力，卽以伸音，愷之威，喧然以臨之。而一人

意其首七十子。同其調。將見一以竦其志。再以盈其氣。三且堅其心。以直爲壯。豈僅等城濬者之載。詠其鐘。且夫氣運有不和。天亦嘗發雷霆之怒。然其所以發者。亦惟警人以可駭耳。而鼓亦猶夫雷霆也。則正大之聲。直可驚人於夢寐。且失立法以警衆。君亦時彰斧鉞之威。然其所以彰者。亦惟與人以可畏耳。而鼓卽類夫斧鉞也。則嚴威所著。足伸義憤於千秋。其攻之也可。

樹義必堅。摛辭無懦。

鐵網珊瑚三集

吳

賞及於盜為不欲者甚言之也。夫盜不可賞為其欲也。然康子既先不欲矣，則雖賞也不可甚言及之耶？且自庶其之納也，人嘗責季氏之賞盜矣。誠以盜固不可賞也。顧必謂盜不可賞而拘拘以賞盜為戒，則亦未知盜心之先絕於上者，正不妨進以誨盜之說也。如子既不欲矣，而猶患盜乎哉？患之則必治之，乃子既不欲則亦可以不治也。而豈但不治之已乎？患之則必不如之，乃子既不欲則又不妨姑恕也。而豈但姑恕之已乎？則雖賞之乎？民俗之澆漓已甚，即丈告之嚴猶不足以相懲矣。況又明明誘之乎？在旁觀

鐵網珊瑚三集

吳

者當必責其賞之過，民風之偷薄已深，即丈法之齊猶不足以相督矣。况又明明引之乎？在執政者亦必議其賞之非。雖治盜之方有懸賞以購其魁者，顧嘗之以微盜非賞之以勸盜也。而子如寡欲則正不禁其勸之矣。雖弭盜之法有借賞以啟其塗者，顧嘗之以靖盜非賞之以召盜也。而子能遏欲則正不嫌其召之矣。賞與罰異其施，罰之為當理則賞之為過情而非過情也。以不欲者行賞雖賞之無異於罰之也。賞與誅反其用，誅之為執法則賞之為市恩而非市恩也。以不欲者用賞雖賞之更甚於誅之也。則斷乎其不竊也，于何患乎？

短峭精悍酷似可儀堂稿巾得意文字

鐵網珊瑚三集

序

鐵網珊瑚三集序

以兄弟喻政固有感於衛臣焉夫曰兄弟則見之政同於衛矣然

衛有公子則焉子能不謂之乎且我周封建抑也而兄弟之國十

有五此麟趾所以歌振振公子也乃後人無治術同姓竟貽同類

之譏而公族有芳徽各門早著各賢之望則由宗邦而念妹邦覺

論國勢而見其同者論臣品而表其異矣子言魯衛之政子蓋謂

元子以髫年而受士孟侯以貴介而分茅其不愧為翩翩之佳公

子者豈不能報政於王朝哉而何以昔則同其盛今亦同其衰也

兄弟也謂秉禮列諸姬之長則魯為兄而必勝於弟者乃自公子

鐵網珊瑚三集

至

單以帥師專大命而政權之失遂兆其禍於三家知魯之專有季

孟猶衛之專有孫寯也而地醜德齊儼若埽虜之迭奏謂明德嘉

小子之賢則衛為弟而或過於兄者乃曰公子郢以讓國啟爭端

而政紀之紛難正其名於一旦知衛之變在父子猶魯之變在君

臣也而此倡彼和無殊棣萼之交輝以兄弟喻政子固謂魯之同

於衛也即謂衛之類於魯也乃或謂魯之政有不若衛者試思舞

份歌雍之風盛而擅政者在強臣藏金服編之習開而壞政者在

大族魯政之衰也繆其無人矣乎若衛則賢如伯玉直如史魚忠

負如公叔文子一時輔政多才誠未有患矣至於宗族之及公子

展則推挽情深能急兄弟之難公子鯁則周旋誼篤能全兄弟之親其無慚爲賢公子者不令人稱道弗衰哉子乃進念夫公子荆者曷故寵祿過則驕淫易啟或未免恃寡兄之愛以公子而肆其憑陵而荆何如也身爲華胄行高於鄭語齊年分屬天潢名著於泉源洪水又何至去順效逆遂致兄弟之變者子能不重其人而謂之勢分崇則縱逸易生或不免憑介弟之尊以公子而隳其防檢而荆何如也法守高曾競爽應如二惠謀貽孫子怙侈豈若三桓更何至恃恩挾寵遂啟兄弟之爭者子能不高其品而謂之進觀居室之善卽此見衛之政勝於魯也此夫子之道所以不行於

鐵網珊瑚三集

卷五

筆墨閒情足徵洗伐之功

以恥策行持曰端矣。大必待可恥而後有恥行已失矣。以恥策行
 不已見持已之端乎。今夫人砥行立名。惟此恥心為可用耳。顧以
 有恥之心而自立於無恥之地。何如處無恥之地而永久。此有恥
 之心非然而有愧行斯有愧心甚。其所語於無恥之恥矣。賜問士
 吾光以行已言之。夫士之行已。曾有可恥乎哉。事不合義而疚心
 生。卽事皆合義而偶有一事之不合義而疚心亦生。士則內省不
 疚者也。夫何恥事不合理而慚心生。卽事皆合理而補有一事之
 不合理而慚心亦生。士又內顧無慚者也。夫何恥然有恥而安於

鐵網珊瑚二集

至

行恥則不可挽無恥而恃其無恥恥不及防恥乘已易已制恥難
 而惕厲敢或寬與况有恥而自謂無恥恥終莫贖無恥而弗思有
 恥恥或粹乘恥難防行行易生恥而糾虔敢稍悔與樹品節恥其
 雜也謹思慮恥其肆也淪心源恥其疎也而要非求雪恥之方也
 德愈崇而心愈卑。卽所行一無所恥而有恥之情終不懈。勵廉隅
 恥其汚也。謹且明恥其欺也。質寤寤恥其忍也。而更非存免恥之
 情也。諳愈上而心愈下。雖在已初無餘恥而有恥之哀終不已。必

待恥之將來而始深含垢之思。則曠行而行恥非曠行而卽無恥
 矣。士則惕其恥於將來實惕其恥於未來而行無盡功亦恥無盡

